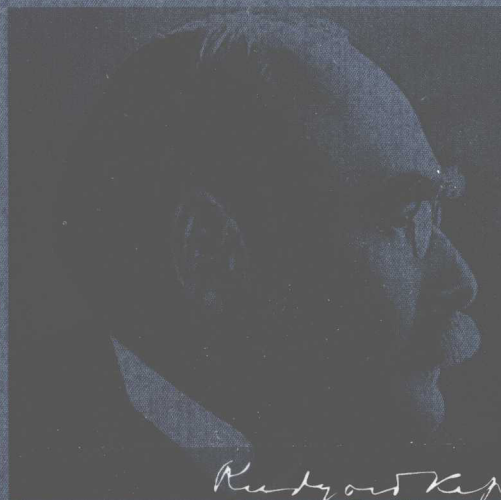
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莫格里的兄弟们

〔英国〕吉卜林 著

高畅 杨韵迪 译



Rudyard Kipling

Mowgli's Brothers
RUDYARD KIPLI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莫格里的兄弟们

[英国] 吉卜林 著
高畅 杨韵迪 译

Mowgli's Brothers
RUDYARD KIPLI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格里的兄弟们 / (英) 吉卜林 (Kipling, R.) 著;
高畅, 杨韵迪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)
ISBN 978-7-5399-7094-3

I. ①莫… II. ①吉… ②高… ③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
— 小说集 — 英国 — 现代 ②短篇小说 — 小说集 — 英国 — 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9855 号

书 名 莫格里的兄弟们

著 者 (英) 吉卜林

译 者 高 畅 杨韵迪

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25

字 数 116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094-3

定 价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丘比特的箭	001
约尔小姐的马夫	006
莉丝佩斯	013
没有教会赦免权的情侣	019
三个大兵	046
犯疯病的大兵奥塞里斯	053
在格林豪山上	062
野兽的烙印	082
莫格里的兄弟们	097
卡阿的猎物	120
老虎！老虎！	147
白海豹	165
国王的象叉	185
丛林里的春天	206

丘比特的箭

从前在西姆拉，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她的父亲是个清贫而正直的法官。姑娘心眼儿挺好，当然，她对自己的美貌心知肚明，也很清楚该如何加以利用。而她的母亲则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一样，整日为女儿的未来操心。

倘若有这样一个男人，他是专员，又是个单身汉。他的衣服上镶满了各式珠宝，每次进门的时候，他总是走在最前头——除非还有市议员、副总督或者总督在场，那么，此人无疑是个值得考虑的结婚对象。至少太太们这样认为。当时在西姆拉就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的身份、打扮和前文的描述完全一致，长相倒是不敢恭维——确切地说，他长得奇丑——整个亚洲恐怕只有两个人在他之下。那张脸让人产生一种把它刻在烟斗上的冲动。他名叫萨格特——巴尔·萨格特——安东尼·巴尔·萨格特，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六个字母的头衔。在工作方面，他是印度政府最出色的成员之一。然而在社交场上，他却像一只阿谀奉承的大猩猩。

当他把目光投向贝顿小姐的时候，我想贝顿太太一定喜极而泣，感谢上天在她晚年时赐予了这样一份礼物。

贝顿先生倒是没发表意见，他是个很随和的人。

专员们清一色全都是有钱人。他们的收入甚至超出了最贪婪的想象——省吃俭用反而成了一件有失身份的事。大多数专员都很吝啬，巴尔·萨格特算是一个例外。他是个典型的享乐主

义者，骑着上好的马匹，还常常举办舞会。他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物，言行举止颇有一番派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所叙述的这些统统发生在一个近似史前的时期，地点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。或许还有人记得，在草地网球诞生之前，人们一直在玩槌球。更早些时候，请相信我，连槌球都还没有出现，射箭——一八四四年后它又重新在英国兴起——和今天的草地网球一样，成了风靡一时的运动。人们说起射箭来头头是道，什么“握箭”，“放箭”，“箭柱”，“反射弓”，“五十六磅弓”，“背弓”，“自制的紫杉木弓”之类，就像我们现在谈论“连续对打”，“截击”，“扣球”，“回球”，“十六盎司的球拍”那样。

贝顿小姐箭术高超，射程远远超过一般女人的极限——大约六十码——她被公认为西姆拉的头号女射手。男人们都称呼她“塔拉·德维的戴安娜”。

巴尔·萨格特对她大献殷勤，正如我所料，她的母亲心花怒放。基蒂·贝顿本人倒是冷静得很。当然，能让一位有头衔的专员坠入情网，顺带招来一群姑娘的妒忌，总归是件值得骄傲的事。可谁也没法否认，巴尔·萨格特实在丑得出奇。他越是费尽心思打扮自己，就越显得面目可憎。人们管他叫“长尾猴”——那是一种灰色的猿猴——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一方面，基蒂希望他拜倒在自己的裙下，另一方面，她更想摆脱他，去和乌巴拉骑兵团那个潇洒放荡的骑兵库伯一同去骑马。这个年轻人长得挺英俊，偏偏没钱又没势。基蒂对库伯一见倾心。而库伯呢，已经完完全全坠入了爱河，并且丝毫不加掩饰，因为他是个率性的小伙子。基蒂一再躲避巴尔·萨格特庄重的求爱，跑去和年轻的库伯待在一起，为此，她常常遭到母亲的责骂。“可是妈妈，”她说，“萨格特先生真的——真的太丑了呀！”

“宝贝儿，”贝顿太太一脸虔诚地说，“人的相貌都是万能的上帝赐予的，谁也没法改变。再说，你将来一定会比妈妈强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基蒂扬起她尖尖的下巴，说了很多顶撞的话，什么地位啊，专员啊，婚姻啊。一旁的贝顿先生摸了摸头顶，他是个很随和的人。

这个季节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巴尔·萨格特认为时机已成熟，便想出了一招妙计，由此可见他的能耐。他准备组织一场女子射箭比赛，奖品是一只极为奢华的钻石手镯。他还精心制定了比赛条目，人人都看得出，这只镯子是专为贝顿小姐准备的礼物；而接受了这份礼物，就意味着接受了巴尔·萨格特专员的求爱。比赛规定，参赛者要按照西姆拉射箭协会的规则，进行一轮圣伦纳德射击——每人站在六十码开外，一共射三十六箭。

西姆拉的所有居民都受到了邀请。比赛设在安南代尔，也就是现在的大看台所在的位置。雪松下精心摆放着一张张用茶点的桌子。那只钻石手镯单独摆放在一个蓝丝绒匣子里，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芒。贝顿小姐显得焦躁不安——简直没有办法安心比赛。到了比赛的那个下午，西姆拉所有的人都骑着马赶到安南代尔，想要见证这场颠覆帕里斯^①裁决的比赛。基蒂骑着马，和库伯一同来到赛场。小伙子看起来心事重重。他似乎并不清楚将要发生什么。基蒂一脸苍白，神色紧张，她盯着那只镯子看了许久。巴尔·萨格特衣着华丽，看上去比基蒂还要紧张，也显得比平时更加丑陋了。

贝顿夫人的脸庞上挂着高傲的微笑，俨然以未来专员夫人的

① 帕里斯：希腊神话中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的儿子，裁决了赫拉，雅典娜和阿佛罗狄忒谁是最美的女人，裁决了谁拥有金苹果。

母亲自居。比赛开始了。所有的观众围成了一个半圆形，女士们一个接一个出场了。

没有什么比赛比射箭更加冗长的。她们射啊，射啊，射了一箭又一箭，直到太阳落下山谷，阵阵微风吹拂着雪松林。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贝顿小姐射出那胜利的一箭。库伯站在半圆的一端，巴尔·萨格特站在另一端。贝顿小姐最后一个出场。前面的分数普遍都很低。看来，那只镯子和巴尔·萨格特专员本人都非她莫属了。

专员伸出他那高贵的手，亲自为她拉好弓。她上前一步，望了望那只镯子，第一箭射得相当漂亮——正中靶心——九分。

库伯站在左边，脸色发白，巴尔·萨格特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，那笑容足以吓退几匹马。基蒂看见了他。她转向左前方，朝库伯微微点了点头，准备射第二箭。

我真想把接下来发生的事全都描绘一遍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简直让人大跌眼镜。基蒂小姐从容不迫地把箭搭在弓上，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她的箭术相当精准，使用起四十六磅弓来得得心应手，堪称一流。只见她瞄准靶牌的四条木腿，连放四箭，接着她又朝靶牌顶端射了一箭。在场的女士们不由得交换了一下眼色。随后，她瞄准靶上的白色区域——也就是一分区——玩起了花样。她朝白色区域射了五箭，射得很漂亮；巴尔·萨格特先生原本以为她会正中靶心赢得手镯，见此情景，顿时脸都绿了。她朝靶的上空放了两箭，接着又是左边——每一箭都是那样地从容不迫。全场鸦雀无声，贝顿太太掏出了手帕。然后，基蒂对着靶前方的地面射了起来，一口气射断了好几支箭。之后她又朝红色区域射了过去，似乎是要证明给人们看，只要她愿意，想射哪儿就能射中哪儿。末了，她将最后几支箭射在了靶柱上，给这场令

人惊叹的表演画上了句号。下面是她的得分：

贝顿小姐	{	金	红	蓝	黑	白	靶数	总分
		1	1	0	0	5	7	21

巴尔·萨格特的脸色难看极了，仿佛那几箭不是射在靶牌柱上，而是扎进了他的腿里。这时，一个塌鼻子、小个头、满脸雀斑的姑娘打破了沉默。她高声叫了起来，带着胜利的喜悦：

“我赢啦！”

贝顿夫人努力克制着自己，可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哭了。不论她平日里多么矜持，也难以承受这般打击。基蒂利落地松开弓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巴尔·萨格特竭力装出喜悦的样子，把那只镯子套在塌鼻子姑娘又红又粗的手腕上。整个场面很是尴尬——简直尴尬到了极点。观众向外涌去，只剩下基蒂和母亲待在原地。

不过库伯把她带走了，至于后来的事，大抵没什么悬念了。

约尔小姐的马夫

“一旦男女坠入爱河，纵使卡兹出面，也无可奈何。”

——伊斯兰谚语

有人说，印度人不懂得什么是浪漫。这话说得不对。我们的一生从来不乏罗曼史，有时简直多得难以置信。

斯特里克兰在警察局当差。人们都不大理解他，觉得他是个怪人，每次见到他总会躲得远远的。这都要怨斯特里克兰自己。他有个怪癖的理论，认为一名印度警察必须像当地人那样，对当地的情况无所不晓。其实，整个印度北部，只有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冒充印度教徒、穆斯林、恰马尔^①或者托钵僧。从古尔·卡瑟里到加玛清真寺，所有人对他又敬又怕。据说他还会隐身术，连魔鬼都要听从他的指挥。可是，他又能从政府那儿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他们不会把西姆拉交给他管辖，英国人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大名。

斯特里克兰实在是愚蠢至极，竟把此人当作自己的榜样；并且在他那条谬论的指引下，专往一些不体面的地方钻——和下等贱民们混在一起。整整七年，他一直这样督促自己，旁人实在没法理解。他总是和当地人“打成一片”，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觉得没

① 恰马尔：（印度从事制革业的）贱民阶层，一种低级印度种姓的成员。

谱儿。他在阿拉哈巴德休假的时候，曾参加过萨巴依教的活动。他会唱萨西斯的《蜥蜴之歌》，还会跳“哈利·哈克”舞，一种令人吃惊的宗教康康舞。倘若一个人对“哈利·哈克”舞了如指掌，知道什么人跳，还知道怎样跳，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场合下跳，他大可引以为傲，这说明他已经深入其中了。可斯特里克兰并不感到骄傲。虽然他曾在加旻德里参加过给死牛刷油漆的仪式，这可是任何一个英国人都不曾见过的；他会说昌迦盗匪的黑话；在阿托克附近，他曾独自抓获了一个尤素福察的盗马贼；他还在一座边境附近的清真寺里，以逊尼派穆斯林毛拉^①的身份主持过法事。

他最了不起的成就还要数在阿姆利则那次。他在巴巴阿塔尔的花园里做了十一天的托钵僧，也就在那时，他发现了著名的纳西谋杀案的线索。对此，人们却毫不客气地指出：“斯特里克兰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在办公室里，做他的笔记，招募新人，而非要跑去证明他上司的无能呢？”果不其然，纳西谋杀案并没有在局里引起任何反响。他抱怨了一通后，又恢复了爱窥探当地人隐私的毛病。这种怪癖一旦养成，极有可能伴随人一辈子。世上最有趣的事莫过于此，连爱情也无法同它匹敌。每逢休假，别人都会到山区待上十天八天，他则说要去打猎，实则是乔装成某个他感兴趣的人物，然后潜入黑皮肤的人群当中，过几天隐姓埋名的日子。他是个性格安静的年轻人，有着黑皮肤、黑头发以及乌黑的眼睛。当他没在琢磨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倒也是个不错的伙伴。他谈论起当地的发展问题来总是头头是道。当地人厌恶斯特里克兰，但又惧怕他。因为他知道的秘密实在太多了。

当约尔一家来到驿站时，斯特里克兰郑重地——这是他一贯

① 毛拉：对伊斯兰教教师或领袖的尊称。

的风格——爱上了约尔小姐。用不了多久，她也爱上了他，因为他令她猜不透。斯特里克兰将自己的心意告诉了姑娘的父母；可约尔太太说，她决不会让女儿嫁到整个大英帝国待遇最差的部门里，老约尔则费了一番口舌，说他信不过斯特里克兰的为人，并请求他不要再同女儿联系了。“那好吧。”斯特里克兰只得答应，他不想给心上人带来任何负担。他和约尔小姐长谈了一次，随后，两人就断绝了所有的往来。

四月份，约尔全家搬到西姆拉去了。

七月，斯特里克兰以“紧急私事”为由，请了三个月的假。他锁上了房子的大门——其实就算不锁，也不会有任何人敢碰“斯特里克兰阁下”的财物——然后就前往塔恩·塔兰去探望他的朋友老染匠了。

从那时起，他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西姆拉的大街上碰到一个马夫，他递给我一张纸条：

亲爱的老朋友：

请帮忙捎一盒方头雪茄烟，交给送信的人——最好是上等的，俱乐部出售的新鲜雪茄。等我下次露面时再把钱还给你。眼下，我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。

E. 斯特里克兰

我买了两盒雪茄交给马夫，顺道表达了我的问候。那个马夫不是别人，正是斯特里克兰，老约尔雇佣了他，专门负责照顾约尔小姐的马匹。可怜的家伙，他实在太想念英国雪茄的味道了。而且他也知道，在事情结束之前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会咬紧牙关的。

后来，负责管理用人的约尔太太，每逢串门就会提到，她雇了个模范马夫——此人不论有多忙，从来不会忘记清晨摘一束鲜花放在餐桌上，他还给每个马蹄都搽上黑色鞋油——没错，当真是黑色鞋油——就和伦敦的马夫一个样！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约尔小姐的马匹变得精神抖擞。小姐骑马出行时，斯特里克兰——哦不，应该是杜洛——听到她对自己的赞美，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。约尔夫妇看到女儿已经摆脱了对年轻的斯特里克兰的迷恋，感到很欣慰，直夸她是个懂事的姑娘。

可斯特里克兰却发誓说，当马夫的那两个月里，他的意志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些小的插曲，比如另一个马夫的老婆看上了他，只因为他态度冷漠，差点儿用砒霜把他毒死。除此之外，他不得不忍受别的男人对约尔小姐进行调情，他们一同骑马出行，他驮着毯子跟在后面，他们说的话一字不落地钻进了他的耳朵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剧院的门廊上遭受过警察的谩骂，这当中就有他亲自从伊瑟·让村招来的奈克族警察——最过分的一次，一个年轻的少尉竟然骂他是头猪，只因为他没有及时让路。

不过，凡事有失亦有得。他把马夫的生活习惯及偷盗行为摸得一清二楚。倘若他此次为了公事而来，旁遮普的一半以上的贱民都要定罪。他成了玩骨节的高手，这种游戏在市政厅和欢乐剧院门口的马夫、侍从当中相当流行。他开始抽那种掺了四分之三牛粪的烟草。他聆听了满头白发的市政厅尉官充满智慧的话语。他还目睹了许许多多可笑的事。他以自己的名誉起誓，一个没有当过车夫的人，是无法了解到真实的西姆拉的。他还说，倘若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，准会有人把他的脑袋打开花。

斯特里克兰还提到了雨天他的苦恼：他头上裹着马毯，看着

眼前灯火通明的班摩尔酒店，耳畔不断地飘来美妙的音乐，忍不住脚底发痒，想去跳一曲华尔兹。那情景十分可笑。总有一天，斯特里克兰会将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。这本书想必值得一读，不过恐怕会被查禁的。

他忠心耿耿地侍候她，一如雅各服侍拉结那样^①。就在他的假期临近尾声之时，发生了一桩爆炸性的事件。前文曾提到过，别人调戏约尔小姐时，他总是竭尽全力克制自己，可他最终还是爆发了。一位级别很高的老将军领着约尔小姐出去骑马，不一会儿就开始向她调情，嘴上说着“你不过是个小姑娘而已”。这些话着实令人恼火，可作为一个女人，又很难巧妙地回绝。马夫听得清清楚楚，约尔小姐则吓得浑身发颤。斯特里克兰拼命忍耐着，克制着。随后，他抓住将军的缰绳，用流利的英语请他下马，并威胁说要把他丢下悬崖。约尔小姐立刻放声大哭，斯特里克兰意识到自己暴露了，这下一切都完了。

将军勃然大怒。于是，约尔小姐抽抽搭搭地说出了实情：父母是如何反对，他又是如何乔装打扮成马夫等等。斯特里克兰对自己大为恼火，更恼怒将军害他出手。他一言不发，抓住缰绳，准备揍对方一顿以泄怒火。然而，当将军从头到尾听完了整个故事，并知道了斯特里克兰是谁之后，他忍不住开怀大笑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说，光凭斯特里克兰愿意披上马毯这一点，就应当给他颁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。随后他把自己骂了一通，并发誓说，要不是因为上了年纪，他真该挨斯特里克兰一顿拳头。他还当着约尔小姐的面夸奖了她的意中人。方才的尴尬全然消失了；

① 源自《圣经·创世纪》：雅各对表妹拉结一见钟情，为了娶到她，他答应为舅舅拉班牧羊七年。

他是个挺和善的老头儿，只是稍微有点儿好色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又大笑起来，骂老约尔是个傻瓜。斯特里克兰松开手，向这位警察长官提议说，既然他认可两人的关系，不如就帮他们一把。斯特里克兰知道，老约尔从来不会拒绝有头有脸的人。“天啊，这简直像一场四十分钟的闹剧，”将军答道，“不过，这个忙我一定帮，就当是免除我该挨的那顿揍吧。你最好回家一趟，我的马夫——警官，去换一身体面的行头。约尔先生那边就交给我。约尔小姐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坐马车回去等消息吗？”

.....

大约七八分钟后，俱乐部里爆发了一阵骚动。一个马夫裹着毯子，握着缰绳，见到熟人就问：“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借给我一套像样的衣服吧！”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认出他是谁，场面颇有些混乱。后来，斯特里克兰终于洗了个热水澡，还放了点苏打，又东拼西凑借来了衬衫、衣领、裤子等等。就这样，他穿着俱乐部里一半人的衣服，骑着一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小马，朝约尔家飞奔而去。将军穿着一身紫色的细麻布衣服，已经先他一步到达。将军说了些什么，他无从得知。不过老约尔对他的态度还算礼貌，至于约尔太太，早已被杜洛的忠心所打动，几乎称得上和颜悦色了。将军笑容满面，约尔小姐也走了进来。老约尔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，“同意”二字就已经说出了口。约尔小姐同斯特里克兰一道出去发电报，让人把他的行头寄过来。在邮局发生了最后一桩窘事：一个陌生人突然拦住了斯特里克兰，要他归还偷走的小马。

最后，斯特里克兰和约尔小姐终成眷属。但是斯特里克兰必须严格遵守约定，戒掉他的怪毛病，按照警察的规矩办事。这样一来，他将来才有希望调到西姆拉任职。斯特里克兰深爱着他的妻子，一直坚守诺言，然而，这对他而言却是残酷的考验，因为那

里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集市，甚至连喧闹声都是那样地令人留恋。它们在呼唤他归来，开始新的流浪和探索。将来我自会告诉你，他是怎样为了帮助一个朋友而违背诺言的。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如今，他已失去了“打猎”的能力。当地的俗话、乞丐的行话、下层社会的暗语和暗号他全都记不清了。一个人若要掌握这些，必须不断地练习才行。

不过，他的工作倒是完成得相当出色。

莉丝佩斯

为了所谓的神明，你将爱情抛弃，
却又为何向我求情？
管它三位一体，还是一位三体，
我只信奉我的神明，
只有他们能抚慰我的心灵，
再见吧，冷漠的基督和三位一体。

——《皈依者》

她是山里人家的姑娘，父亲名叫索罗，母亲叫贾德。有一年玉米歉收，而他们唯一的罂粟地——位于萨特累季河谷上方，靠近科特加——每晚又被两头熊占领。于是，在下一个季节到来之时，他们决定皈依基督教，并让刚出生的婴儿接受了洗礼。科特加牧师给婴儿取名“伊丽莎白”，在帕哈里语^①中读作“莉丝佩斯”，意思是“大山”。

后来，霍乱入侵科特加谷，索罗和贾德未能躲过一劫。莉丝佩斯被当时的科特加牧师收留，成了他妻子的仆人和伙伴。后来，摩拉维亚^②的传教士统治已经告一段落，科特加人却依然对这

① 帕哈里语：印欧语系的分支，多用于喜马拉雅山区。

② 摩拉维亚：位于捷克东部的一个地区。